

人生一典：十二生肖

牛文化与人生

郑土有 著



辽宁古籍出版社

人生一典：十二生肖

K892.2

940

7120

鼠文化与人生
牛文化与人生
虎文化与人生
兔文化与人生
龙文化与人生
蛇文化与人生
马文化与人生
羊文化与人生
猴文化与人生
鸡文化与人生
狗文化与人生
猪文化与人生

ISBN 7-80507-264-7



ISBN 7-80507-264-7/K892.21

全套定价：57.60元

9 787805 072647 >

号11字登簿(五)

曲彦斌 主编

人生一典:十二生肖

目 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牛文化与人生

郑土有 著

牛文化·人生一典

从食其肉到耕其田

牛耕与农业文明

走上犁铧的牛

二、农耕文明与牛

二、耕牛习俗

辽宁古籍出版社

沈阳·1996

(辽)新登字 14 号

主编 曲彦斌
肖主二十, 典一主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一典:十二生肖/曲彦斌等著/—沈阳:辽宁古籍出版社
1996. 1

ISBN 7—80507—264—7

I. 人……

II. 曲……

III. 十二生肖—文化

IV. K892. 21

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)

锦州日报印刷厂印刷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3. 875

字数:89 千字 印数:1—6000

责任编辑 张 树

版式设计 邵 伟

封面设计 杨 勇

责任校对 峦 岚

ISBN 7—80507—264—7/K892. 21

全套定价:57.60元(本册定价4.80元)

一 血汗浇铸的情结

在我国,对牛的崇拜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信仰现象,牛的传说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,牛的谚语、歇后语达数百条之多,为牛的“生日”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……自然界中貌不惊人的牛,之所以能受到人类如此的重视和崇拜,以致排在十二生肖的第二位,恐怕与它对人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密不可分的。

从食其肉到利其用

在人类早期,原始人的主要食物来源是狩猎动物和采集野生果物、植物块根。处于野生状态的牛

也是人类重要的捕猎对象，我们从许许多多的远古岩画中可以得到证明，其中有的是表现狩猎的壮观场面，狂奔的野牛清晰可辨；有的描绘野牛中箭后的痛苦情景。在欧洲、亚洲、非洲都有这种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发现。野牛由于体大力壮，武器装备落后的原始人要对付这样的强大对手自然相当困难；但是一旦捕获成功，那可够全氏族的人饱食一餐的了，所以当时捕获一头野牛是极为高兴的事，也因此岩画中表现了出来；同时，在岩画中表现野牛中箭，无疑也具有巫术的意味，希望能通过巫术的魔力多捕获野牛。原始人捕获野牛大概有两大目的和功用：一是食其肉，二是寝其皮，以解决温与饱两大难题。

经过长期的艰辛努力，人类逐渐有了食物的剩余：捕获的动物多了，暂时吃不了，就围栏关起来；采集的果子暂时吃不了，就储藏起来。久而久之，慢慢发明了对野生动物的饲养和对野生植物的种植，人类也就逐渐结束了不断迁徙的生活而使定居成为可能。这个时期大致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。

同样，大约到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晚期，已出现了饲养的家牛，这从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证明，如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、良渚文化遗址、齐家文化遗址以及松辽平原西部的大安、双辽等地的遗址中都有大量的牛骨发现，其中南方地区以水牛为主，北方地区以黄牛、牦牛为主。当然，在新石器时代，人们饲养牛的目的主要仍然是为了食用和御寒，以解决食物短缺时的饥饱。不过，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，用牛骨制作大型生产工具的情况已比较普遍。

在人类的早期特别是游牧时期，牛曾经在社会文化中起

过巨大的作用。它不仅具有经济价值,牛肉和牛奶是人们的主要食品,牛皮可制作御寒的衣物,也是换取其他生活所需品的重要交换物,而且具有社会、礼仪和宗教的意义,牛群是社会地位的象征,是众多社会礼仪中,如命名礼、成年礼、婚丧嫁娶等活动中不可缺少之物。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一些原始民族中间仍然存在。如生活于西南非洲的赫姆巴人,至今过着游牧的生活。在其社会生活中,牛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。他们将群体分为三个阶级:一是“奥瓦霍纳”(Ovahona),即拥有大量牛群的人;二是“奥瓦斯约纳”(Ov-asyona),即贫穷人,无大牲畜,只有少量小家畜;三是“莫特金巴”(Motjimba),即一无所有者。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主要决定于拥有多少牛,可见牛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,所以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失去牛。与这种价值观相配套,在法律方面,所有的惩罚都离不开牛,其习惯规定:杀一名妇女罚牛 25 头,杀一名男子罚牛 15 头,性犯罪者则罚牛 6 头。此外,赫姆巴人还非常崇拜“圣牛”,圣牛种类达 36 种之多,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定的种类,十分严格。这些圣牛不能远离人人崇拜的圣火,必须按特别的规定照料圣牛和使用它们的奶水。赫姆巴社会和宗教的稳固性很大程度上就依靠以上各种传统规定^①。

在我国,对牛的功能和价值的利用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。

在商代,牛主要用于祭祀和食用,已开始固定饲养,有了牛圈。这在甲骨卜文中有不少记载。牛除了食用外,还用于占卜,用来占卜的有不少是牛骨;同时还大量用于祭祀活动,

^① 参见《民族译丛》1994 年第 3 期第 64~65 页。

进入祭神的供品之列，从此，全牛一直是中国祭品中的上品，列为三牲之一，大型的祭祀活动都少不了它。

到了西周时，养牛业有了较大的发展，牛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运用也日渐广泛，在部分地区仍以牛为主要的肉食对象，但更主要的是用于运输，如驾车、乘骑，牛车和马车是当时最主要的运输工具，如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记载：“马有圉，牛有牧，以待百事。”《前汉书·刑法志》：“故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。丘十六井也，有戎马一匹，牛三头。四丘为甸，甸六十四井也，有戎马四匹，兵车一乘，牛十二头，甲士三人，卒七十二人，干戈备具，是谓乘马之法。”牛车不仅用于平时的运输和乘骑，而且用于军事战争，牛成了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排头兵，直至战国时期仍有这种情况。如《史记》卷八二《田单列传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战例：齐王时，齐国被燕国打得一败涂地，只剩下两座城市未攻破。据守即墨的田单为了收复齐国的失地，面对强大的敌人，一方面利用离间计和激将法，诱使燕国更换将领和激起城内齐民对燕国的仇恨，另一方面排出了一个奇特的火牛阵，终于打败了敌军。他搜罗了城中仅有的千余头牛，在其身上披上大红的衣布，画上五彩的龙文，在牛角捆绑锋利的尖刀，而在牛尾上捆扎浇上油脂的苇草，让其燃烧。然后，在城墙上挖几十个洞，晚上放牛冲出，5000名经过精心挑选的勇士尾随其后。牛尾烧燃后，牛狂怒奔向燕国的军营，燕军见灯火辉煌，绘有龙文的怪物狂奔乱撞，顿时溃不成军，死伤无数，勇士们乘机大杀敌军。同时即墨城上的百姓敲锣打鼓，喊声震天动地，燕军大败，领兵首将被杀，齐军乘胜追击，夺回了七十余城。创下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、以奇制胜的奇迹。

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牛车仍是中产阶级的主要乘骑工具，

我国的文圣孔老夫子就乘着牛车周游列国,宣传他的治国治民思想;同时,由于牛的大量饲养,杀牛祭祖渐趋频繁,尤其是统治阶层;同时,牛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,除了用于驾车、乘骑外,开始出现牛耕。如《国语·晋语》记载:“夫范、中行氏不恤庶难,而欲擅晋国,今其子孙将耕齐,宗庙之牺为献亩之勤。”《〈史记〉·陈杞世家》也记载:“牵牛径人田,田主夺之牛。”牛耕的出现,是对牛的潜力的最大发挥,也是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之所在。牛在中国社会中,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地位,都起因于它长期以来在田间默默无语的耕耘。

由于牛对早期人类的发展和生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,所以某些氏族、民族就把牛当作图腾来崇拜。在《山海经》中有不少牛头人身或人面牛身的半人半牛的神的形象,恐怕就是牛图腾的反映,如《西山经》中西次二山共十七山,由十七位神管辖,其中十神是人面马身,七神是人面牛身;又相传曾与黄帝争天下的蚩尤是“人身牛蹄,四目六手,耳鬓如剑戟,头有角”(《述异记》)。这种把牛作始祖或保护神来崇拜的情况,在今天有些民族中仍有遗存。如生活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白族盛行本主信仰,凡是白族人居住的村庄,都有一位本主神,有的是一个村庄一个神,有的是几个村庄共一个神。就其来历来说,本主神类别较多,有的是南诏或大理国的帝王、清平官、有功之臣,有的是历代名将,有的是受人称颂的刚烈之妇,有的是对自然崇拜的产物,其中还有一类是图腾崇拜的遗存,把牛供为本主神即属后者。在大理地区有黄牛本主、白牛本主等。如七里桥区葭蓬村即把黄牛奉为本主,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:

苍山葶冥溪的溪水，常年累月地奔流不息，每到雨季，就会咆哮着冲出箐口，将山上的泥石卷去。一日来三日久，在溪边聚成了一片片沙滩，沙滩慢慢形成了一块块草坪。后来，滩地上生出一丛空心绵竹。人们就迁居到这块地方，取名叫它葭蓬村。

有一年雨水季节，一股特大的洪流冲出山肚，冲破河堤，闯入了葭蓬村。人们措手不及，只顾逃生。

几天后，雨小了，洪水退了。人民奔走相告：洪水改道了。大家一看，果然在旧河道的北边，出现了一条新河道。旧河道的上游河套里，卧着一头大黄牛。这时，有人说：“就在洪水冲下来的时候，看见这条大黄牛往洪水里跑去，横卧在洪流里，堵住了洪水，才保住了大家的性命，房子也才没有被冲着。

葭蓬村的人们非常感激这头大黄牛，就把它奉为本主。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这天，全村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。另外，为了尊重大黄牛，村民都不饲养黄牛，更没有人宰吃黄牛。

在葭蓬村，村民就是将牛视为本村的保护神来崇拜和信仰的。

牛耕与农业文明

前面已经谈到，牛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与农耕联系在一起，成为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畜力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中说：“后稷是播百谷。稷之孙曰叔均，是始作牛耕”，这当然不十分可信，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之说。从科学的观点来说，牛耕的出

现,必须具备两个起码的条件:一是牛的驯化,二是金属犁的出现^①。

(1) 牛的驯化

人类只有定居下来以后,才有可能驯养大的牲畜。牛的驯养,在我国大致六七千年前就已开始了。比仰韶文化稍早的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工场的遗址里,已发现畜牧用具;仰韶文化中已经发现牛、马、猪的骨骼;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已发现六千八百年前的水牛骨骼;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中,有相当大数目的水牛遗骨。

牛的驯化,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。在《吕氏春秋·重己篇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有一个叫乌获的大力士,“疾引牛尾,尾绝力勩,而牛不可行”,而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“引其棊,而牛恣所以之”,大力士将牛尾巴都拉断了牛也不肯走,普通人只要轻轻地牵着牛棊,牛就乖乖地听他调遣,说明牛穿鼻环的重要性,也表明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。在上海博物馆馆藏有一件青铜器——牛尊,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的战国墓中,器高 33.7 厘米,长 58.7 厘米,背上有三个圆孔,每个圆孔上安放有釜(锅子),是温酒用器。从牛尊来看,春秋晚期的牛已普遍装有鼻环,用于农耕。

至今仡佬族还流传着一个父女两人前赴后继驯化野牛的故事。

很早以前,仡佬族人种地靠的是锄头,技术落后,产量很低,有一位叫罗义的英雄见山上的野牛力气大,就捕了一头母野牛来犁地。但是,他还没有把牛驯化就去世了。这驯牛之

^① 大理市文化局编《白族本主神话》第 22 页,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1 月版。

事就由他的女儿罗英承担了下来。开始野牛根本不听罗英的使唤，有一天，正是立冬日，罗英赶牛刚下田不久，牛便撒野挣断了绳子，向山上跑去。罗英急得要命，只好顺着牛蹄印寻找，直到天黑，才听到牛叫。原来野牛的后腿被石头缝夹住了，痛得直流眼泪。罗英见状，想把牛拉出来，但拉不动，想把石头扳开一点，也扳不动，没有办法，便给牛喂了青草，陪着野牛唱起了山歌：

我对牛儿把歌唱，

野牛听我诉衷肠，

山下田地像花朵，

片片泥土吐芬芳！

野牛啊，

请你帮忙来耕种，

五谷赛过百花香！

呀嘢怀！

尖石划破我脚板，

刺藤勾破我衣裳，

手给牛儿捧青草，

口唱山歌情意长！

野牛啊，

莫撒野，

要学勤劳和善良。

呀嘢怀！

唱着唱着，奇迹出现了，野牛变得十分温驯，石缝也张开了。从此，野牛为谢罗英救命之恩，开始帮助人拉犁拖耙，耕田种地了。

天长地久，人们为了纪念罗义和罗英父女的功绩，每逢闰年十月立冬日，便聚会歌唱，形成了仡佬族的依饭节。现在，节日之前，人们选出最丰满最长的糯稻谷穗，用彩带系起来，挂在歌房的墙壁上，堂屋中间的大桌上摆满大小小用芋头、红薯做成的香梗作腿的水牛、黄牛模型；中间放一盘五色糯米饭，周围摆设甜酒、芝麻、黄豆、花生、胡椒、沙姜、八角等十二种香料食品，以示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。然后请来唱师，载歌载舞，一会儿鞭赶“牛群”，一会儿托着五色糯米饭围桌而跳。这时同房族的亲戚朋友、兄弟姐妹，围坐而观，有的敲锣打鼓，有的唱歌跳舞，从立冬之日的清晨开始，一直欢腾到第二天天亮结束。最后，把谷穗和牛模型分给各家各户^①。

在壮族民间也有这样的传说流传，如聚居在粤北的壮族同胞每年的四月初八举行牛王诞的纪念活动，关于这个节日的来历，民间有许多传说，主要的有两个：一说是壮族的祖先在一次打猎中捕获了一头野牛，回来后经过精心驯养，使它变成了家牛。某年四月初八，这头牛生下了一头小牛犊。这头小牛犊头大角尖，膘圆体壮，很快长大了，繁衍了许多后代，代替了人拉犁的繁重劳动，帮了壮家人的大忙。从此，壮族人民便把这头牛祖的生日称为“牛王诞”；另一传说是说古时候有一位天神，叫莫一大王，他看见人间没有牛，人们耕田犁地很辛苦，就用黄泥做了许多黄牛，又用黑泥捏了许多水牛。他把这些泥牛放在草坪上，打了九十九天的露水，又给它们吃了九十九天的“五色饭”，这些泥牛就活起来了，变成了真牛，给人们耕田犁地。泥牛转活的那天，正好是四月初八，于是就成了

^① 参见徐杰舜、徐桂兰编《中国奇风异俗》第337~338页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。

“牛王诞”，每到这天就要给牛吃“五色饭”。解放前，每逢牛王诞，都要在牛栏门口贴上红纸，插柳枝、枫树枝、柚子树枝或桃树枝，并在牛角上挂上红绸，牛头戴上红纸花，以示吉祥和敬意。同时在牛栏门口，供奉酒肉，烧香点烛，祭拜牛神，然后按照各自耕牛的毛色，分别用枫树叶或黄鸡子（山枝）榨汁浸米，蒸黑色或黄色的糯米饭喂牛；还用香茅草、嫩竹叶、芒草叶等青饲料，裹着糯米糍粑给牛吃。人们对着牛吹木叶，吹笛子，唱赞牛歌：“牛啊牛，终年劳累忙不休，斟杯美酒敬给你，谢你为我夺丰收。”食毕唱毕，让小孩牵牛上山玩耍^①。

（2）犁的出现。

我国原始农业的发展和进步，其重要的标志是农业工具的不断改进。其中，大型破土器——犁的发明与改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尤为重要。犁的改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：石犁（骨犁）—木犁—金属犁（铜犁、铁犁）。考古发现表明，石犁、骨犁、木犁在新石器时代已较广泛使用，如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骨耜，内蒙林西遗址发现了不少大石耜（犁），松江县汤庙村遗址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有孔三角形石犁；相传木耒耜的创始人是神农氏：“神农氏作，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。”（《易·系辞下》）尽管当时木犁、石犁运用已较普遍，但木犁缺乏硬度和锋利，骨犁和石犁易折断破损，都不适合于牛耕，而只能是由人来拉和推。只有进入金属犁阶段，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牛耕。金属犁对提高耕作效率和耕作质量都起了重大的作用，但所需动力也大，人力难以适应需要，因此迫切需要解决拉犁的动力问题，于是当时用于拉车的牛就作为一种牵拉动力应用到耕作中来，牛耕应运而生。从冶炼技

^① 参见叶春生《岭南风俗录》第95页，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2月版。

术的发展而言,应该先有铜犁,后有铁犁。但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,春秋战国时期,铜犁发现甚少,而铁犁则普遍发现于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山东等地,其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铜属于贵重金属,大多用于制造统治者的奢侈品。因此从春秋末期开始,牛耕技术已较为普遍。

1952年8月,在江苏省徐州双沟地区发现的汉画石有一幅牛耕图,系二牛抬杠,一人扶犁,犁呈“V”型。(《江苏徐州汉画象石》,1959年8月版)

1959年秋,在山西平陆枣园发现的东汉墓壁画中,有一幅牛耕图和一幅牛播图,所反映的牛耕、牛播情况分别为二牛抬杠和单牛曳拉,犁铧和耒足分别为等腰三角形和“V”字形。(《考古》1959年第9期)

在民间百姓中,耕牛更被视为农家的宝。

居住云南西北山区的彝族,在每年的立冬日为牛举行盛大的节日,称为“颂牛节”。当地传说这一天是牛下凡效劳人类的日子。届时,各家各户要把耕牛全部赶到牛神崖前草坪上集中。草坪上围插十二根松杆,上边挂满用红绸缀着的荞麦、燕麦、包谷,中心放有一个大簸箕,内盛用洋芋制成的黄牛和用萝卜制成的水牛模型。这些“牛”用荞梗或玉米秸作腿、荞粒或玉米粒作眼、麦穗尖作角,玉米糕和切成寸段的燕麦秸作为饲料。活动在一位老歌手的带领下开始,大家牵着挂红绸的耕牛,绕着簸箕踏歌而舞。歌唱耕牛的功劳、歌颂精心饲养耕牛的人以及当年获得好收成的人家。最后,按成绩大小,老歌手把“牛”和“饲料”奖给牛的主人。饲料当场用来喂牛,“牛”则装在用彩线编织而成的“牛轿”中。之后,大家赶着耕牛,载歌载舞游村过寨。牛模型拿回去供在家堂,它是家中代

代相传的宝贝^①。

在江苏海州农村,还有为牛和人同时举行消灾除祟的“牛郎会”民俗活动。牛郎会又称“平安会”、“烧大纸”,时间是每逢丰收年的正月。其形式是雇请“童子戏”(童子是当地半职业性的巫师,童子戏是由童子演出的戏,带有明显的巫术性质,不同于一般的戏,属于民间宗教戏范畴)班子,唱三天或五天大戏,白天搭台唱戏,晚上设坛做“免灾”。第一晚“斋孤”、“请亡”;第二晚“请神”,主要是请李老君赴坛;最后一天上午“过关”,下午“砍刀”。过关仪式在一个空场上进行。用木棒架起一个四方形框,叫“消灾城”,全庄的人和牛特别是小孩,都要从一个“城门”进一个“城门”出,叫“过关免灾”。过关时唱戏人要在每个牛头上系一根红布条,叫“挂红”,并在牛身上盖一个红方印,印文曰“神明照鉴”,挂红盖印的牛就算免了灾,牛主人要给唱戏人若干喜钱。成人过关不用再给喜钱,因事先已经集资了。孩子过关时,唱戏人用一根红布条写上“长命富贵”、“四季平安”等字样,再盖上一个“神明照鉴”的大印,挂在孩子前襟上或装在衣袋里,孩子过关时给的喜钱,要比牛的数量多好几倍。穷孩子没有喜钱也可混在一起过关,但唱戏人不给他们红布条。砍刀就是唱戏的一个男角,不管天气如何寒冷,脱掉上衣,只穿一条单练功裤,经过蹦跳热身,在神坛前抓起事先准备好的公鸡,一口咬掉鸡头,把血淋淋的公鸡向空中抛去,为全庄人祭坛撵鬼;唱戏人的脸上也染满鸡血,接着两手各执一把大刀,向自己手臂上猛砍几刀,鲜血淋漓,如凶神一般,蹦跳舞刀,由锣鼓引路,跑到全庄每一家舞刀赶

^① 参见姐妹彝族学研究小组编《彝族风俗志》第101页,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版

鬼撵灾，砍刀人一般不从大门出入，而是飞檐走壁，越墙而入，更显得神气。砍刀每到一家，人家都要烧香放鞭炮迎接。砍刀结束，整个牛郎会也结束了^①。

毛难族则在农历五月插秧结束农活告一段落后，举行庙节，祭供饲养菜牛和耕牛的创始人三界公。这一天，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携香带饭，来到庙舍和田间烧香焚纸，撒饭供肉，向神唱起赞歌，祈求保佑丰年。传说，在从前，毛难族的祖先还是刀耕火种的时候，一年辛苦，收获甚少。自从三界公饲养和繁殖耕牛以后，才用耕牛代替人力，接着又把那些较平的土地开发修整为水田，种上了水稻。起先，毛难山乡的牛也是骨瘦毛长。三界公经过多年的放牧观察，积累经验，懂得了饲养菜牛所特需的野生饲料，又经过他精心饲养，从此瘦牛才变成滚肥鲜嫩的菜牛。毛难族的后人念念不忘三界公的功劳，因此，每年犁耙插秧结束以后，农活告一段落，就在农历五月过庙节。因为三界公生前爱吃菜牛肉，所以旧时每到庙节，各村各寨都要杀一头菜牛祭奠他，祭奠时还要唱这样一首歌：“庙节五色糯米摆中堂，鲜嫩的菜牛肉炒生姜，菜牛肉九呀九里香，三界公的功劳永不忘……”各村寨在村头一般都建有三界庙。庙里有三界公的塑像。三界庙的规模都不大，一般只有农家住房的一间房那么宽，多为土墙或石墙、盖瓦。最大的一座是下南六圩的三界庙，共三间，用火砖墙，这座庙舍直到民国初年才毁掉。

^① 参见刘兆文《海州风俗志》第142—143页，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版。